

全彩本

传世经典
必读文库

● 少年版 ●

汤姆叔叔的小屋

原著 [美] 哈丽特·比彻·斯托夫人



全彩本

传世经典
必读文库

· 少年版 ·

汤姆叔叔的小屋

原著 [美] 哈里特·比彻·斯托夫人

改编 洪 韦



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汤姆叔叔的小屋 / (美) 斯托夫人 (Stowe, H.B.) 原著;
洪韦编译. -- 南京: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3.7

(全彩本传世经典必读文库)

ISBN 978-7-5346-7460-0

I. ①汤... II. ①斯... ②洪...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近代—缩写 IV. ①I7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55763 号

书 名 全彩本传世经典必读文库——汤姆叔叔的小屋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苏少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
印 刷 南京新世纪联盟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20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9

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46-7460-0

定 价 18.00 元

(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)

前言

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，又译作《黑奴吁天录》或《汤姆大伯的小屋》，是一本曾深刻影响了美国历史的世界文学名著。小说以黑奴汤姆为中心，描写了众多奴隶的命运，同时刻画了一批奴隶主和奴隶贩子的形象，深刻揭露了美国奴隶制的罪恶。

小说以生动的笔法和语言描绘了 19 世纪的美国社会，刻画了许多让人难以忘怀的人物。心地善良、笃信上帝的汤姆是最重要的一个，他宁肯牺牲自己也不出卖他人，是个殉道者般的英雄人物。此外，聪明好学、有勇有谋的奴隶乔治，活泼野性、自尊爱人的小姑娘托普西，敢作敢为、性格刚烈的凯茜等众多形象，也都被塑造得栩栩如生。

总的来看，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不失为一本经典著作，它是一篇伟大的反对奴隶制的宣言，也是一部充满了爱的不朽之作。

目 录

- 第一章 非同寻常的一夜 / 1
- 第二章 伊丽莎的逃亡 / 15
- 第三章 对黑奴制的认识 / 26
- 第四章 夫妻重逢 / 37
- 第五章 汤姆的新生活 / 40
- 第六章 惊险大逃亡 / 56
- 第七章 新奥尔良见闻录 / 63
- 第八章 奥菲丽娅小姐的“门徒” / 72
- 第九章 回望肯塔基 / 78
- 第十章 天使回归圣殿 / 81
- 第十一章 尘世的人们 / 91
- 第十二章 无边的黑暗 / 102
- 第十三章 自由·新生 / 117
- 第十四章 内心的力量 / 121
- 第十五章 幸福降临 / 128



第一章 非同寻常的一夜

一、“善心先生”海利

二月里的一天黄昏，肯塔基州，谢尔比先生府邸。陈设精致的一间客厅里，主人谢尔比先生和另一位绅士正在激烈认真地商量着什么事情。

“我看就这么办吧，海利。”谢尔比先生这样最后说道。

“这种买卖我实在做不了，实在不行！”被称作“海利”的那位矮矮胖胖的绅士挥舞着他那双又粗又大、戴着好几枚硕大戒指的手，连声喊道。

“可汤姆不是普通的奴隶，他做事稳重，为人诚实，又能干，不管把他摆在哪儿，他都绝对值这个价。”

“诚实？”海利有些轻蔑地说，“得啦，老兄！我还不清楚这些黑鬼！”

“汤姆可是个虔诚的好仆人。您要知道，四年前他皈依了基督教，那以后，我就把自己的钱啊、房子啊、马匹啊，所有的一切全交给他去管理了，而汤姆一次也没出过问题，处处表现得忠实可靠。要不是实在……”

“唔，说实话，一个黑奴信教的确有好处。”海利若有所思地说，“去年我就从一个笃信上帝的黑奴身上净赚了六百大洋。不过前提是得货真价实才行。”

“再没有比汤姆更忠诚可靠的仆人了。”谢尔比肯定地说，“去年秋天我派他独自一人去辛辛那提办事，顺便取回我在那里的五百块钱来。我对他说：‘汤姆，你是个好基督徒，所以我信任你。’后来呢，正如我料想的一样，他果然按时回来了。听说曾有人问他：‘汤姆，你为什么不能乘机逃到加拿大呢？’‘东家那么信任我，我可不能做出那种事。’——这件事情是我事后听别人说的。海利，要是你有良心的话，你应该让汤姆抵掉我的所有债务。他完全值这么多。”

“你要知道，现在的生意不好做啊！”海利喝了一口酒，故作无奈地叹了口气，“这样吧，要不然你再添上一个小孩？”





“我真的拿不出什么来了。如果不是出于无奈，我不会舍得卖掉任何一个奴隶的。”谢尔比先生痛苦地说道。这是个和蔼可亲的好人，对庄园上的黑人都很宽厚，并尽量使他们生活得幸福。然而，由于他做投机生意，弄得现在债台高筑。他的借据很大一部分都落到了海利手里，于是才有了前面那段对话。

“吱——”正当客厅里的两位绅士陷入尴尬的沉默时，房门被打开了，走进来一个大约四五岁的小男孩。这是个俊俏的第二代混血儿，长得十分招人喜欢：圆圆的脸上嵌着一对浅浅的酒窝，头上密密地覆盖着卷卷的黑发；长长的眼睫毛下，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正好奇地打量着屋内。他那种有趣又略带腼腆的神态，向人透露出他时常得到主人的宠爱。

“嗨，吉姆·克罗^①，”谢尔比先生吹着口哨扔给孩子一把葡萄干，“快把它们捡起来吧！”

孩子立刻就跑了过去，他东跑西跑忙碌的样子惹得主人大笑起来。

“过来，吉姆。”谢尔比轻轻拍打着孩子满头的鬈发说，“让这位先生欣赏一下你的技艺，给我们唱支歌跳个舞吧。”

于是，孩子便用清脆的嗓音唱了一首在黑人中颇为流行的歌曲。他扭动着手脚和身体，不时做出一些滑稽的姿势，动作和歌曲的节拍配合得恰到好处。

“真是太绝啦，这个小东西！”海利称赞。

“嘿，我看就这样吧，”他突然拍打着谢尔比的肩膀说，“再加上这个小机灵鬼儿，你的债就算还清了。怎么样？可再没有比这更公道的啦！”海利先生为自己这个绝妙的主意兴奋不已，把身上那根分量颇重的金表链挥得叮当作响——每当他谈话谈得起劲时，总喜欢如此。

正当这时，门又被轻轻地推开了，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第二代混血女子走了进来。她穿着精致合身的衣裳，细手纤纤，体态窈窕；同样也有着柔和而乌黑的明亮眼睛，卷曲的黑发像绢丝一样光滑，一望即知，她是那孩子的母亲。

她的出现，立刻吸引了海利的全部注意。——去过南方的人就会知道，那儿有许多第一、二代的混血女子，她们天生举止娴雅，谈吐温柔，此外往往还有着令人惊心动魄的美丽容颜。海利以奴隶贩子特有的敏锐眼睛贪婪地观察着女黑奴那娇美的身体，使得年轻女子棕黄色的面庞上泛起了一朵红晕。

“伊丽莎，有事吗？”看着她欲言又止的样子，谢尔比先生问道。

“对不起，老爷，我是来找哈利的。”小男孩早已蹦跳着跑到母亲面前，并拿

① 对黑人的贬称，这里是玩笑说法。





出衣兜中的战利品炫耀起来。

“噢，那你就带他走吧。”谢尔比先生说。于是伊丽莎连忙抱起孩子，匆匆走了出去。

“老天，真是好货色！”海利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，转身对谢尔比说道，“要是把这女人送到奥尔良，保管你赚一大笔钱。”

“我可不想靠她来发财。”谢尔比冷冷地答道，“我想即使你拿与她同样重的金子来交换，我夫人也不会答应让她走的。”

“好吧，但你一定要把那个男孩给我，不能再让步了。”

“可我实在不忍心拆散人家骨肉……而且，你要那么小的孩子做什么？”

“实话跟你说吧，我的一位朋友想买一批长相俊俏的小男孩，养大后专门卖给有钱老爷们做侍应什么的。那些有钱人家就喜欢用漂亮男孩开门、跑腿。行情高着呢。你家这个小鬼正是这种货色！”

“但是我想伊丽莎会十分伤心的。”谢尔比显得犹豫不决。

“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，先生。根据我的经验，采用仁慈点的方法比较容易奏效。”海利装出一副坦诚相见的模样，“我看就这样吧！找个借口把那个女子支走几天，在她回来之前，我们把事情都办完。你觉得如何？至于那个女人，让你太太买件首饰，或一件新衣服来作为补偿，不就行了吗？”

说完，海利忍不住又对谢尔比谈论起自己的经营策略：“不是我自吹自擂，经由我卖到市场上的黑奴，那都是上等货色。但我为此付出的钱却是同行中最少的，这要归功于我经营有方——我对待那些黑奴们往往都坚持人道主义精神。谢尔比，这难道不是善有善报吗？”海利禁不住自鸣得意地大笑起来。

面对海利摆出的一副慈善家的面孔和他的“人道主义”的新说法，谢尔比忍不住也笑了起来。

海利见自己的话博得了对方的笑声，更加兴致勃勃了。

“我的这种主张可受到过不少人的讥笑和警告呢。就拿我以前的合伙人汤姆·洛克来说吧。他对待朋友心眼比谁都好，可对待黑奴却是个活阎王。有时我劝他：‘唉，汤姆，干吗非得直接从黑娘们怀里夺走孩子送去拍卖呢，这样蛮干不好！’可他就是不听。我还说：‘黑娘们大哭大闹的时候，你就让她们哭哭有什么关系呢？拳打脚踢只会让情况更糟糕。’你要知道，谢尔比，一味硬来只会让那些漂亮的女黑奴面容憔悴，甚至变得丑陋无比。可汤姆就是不能明白这个诀窍，毁在他手里的女黑奴实在太多了，后来我也只能和他散伙了。”

“看来你对自己的经营方法很得意啰！”谢尔比嘲讽地说。

“那是当然。比如我做小孩生意时，就会先把女人支走。眼不见为净。等





到生米煮成熟饭以后，她们也就只好认命了。要知道，黑人本来就不像受过教育的白人，他们不会存在共享天伦之乐这种奢侈的想法的。”

“我家的黑奴可不同。”谢尔比先生对海利的说辞不以为然。

双方沉默了片刻。海利开口问道：“那你说这事怎么办呢？”

“你先让我再考虑一下吧。”谢尔比先生说，“另外，海利，如果你真想让事情妥妥帖帖办成的话，那么你最好事先别向外透露一点风声。我先把话说清楚，一旦消息传到我家仆人们耳中去，你就别想顺利地把人从我家带走了。”

“一言为定！希望你别让我等太久。”

“今晚六七点钟我给你回音。”谢尔比说。海利便起身告辞了。

随着房门“吱”的一声重新被关上，谢尔比先生瘫坐在了椅子上。“唉，以前如果有人劝我把汤姆卖掉，我肯定会告诉他们：‘难道奴隶就可以像狗一样被卖来卖去吗？’但我现在却对此无能为力，还有伊丽莎的孩子呢！上帝呀，沉重的债务竟把我逼到了这种境地！而那个无赖竟还要趁火打劫！”

晚间时候，谢尔比太太在卧室里兴致勃勃地打扮起来，她今天要到一个朋友家里去做客。“伊丽莎，把我最喜欢的那件绸衫递给我好吗？”

“亲爱的，你今天到底是怎么啦？”当伊丽莎心不在焉递过来一件睡衣的时候，谢尔比太太忍不住问道。这个平日里稳妥的女仆人今天屡屡出错，不是弄翻了洗脸的水壶，就是碰倒了做针线的小桌子，而现在又递给她一件睡衣。

“啊，太太！”伊丽莎吃惊地抬起头来，禁不住流下了泪。

原来，在谢尔比先生和海利商讨买卖奴隶事宜的时候，路过客厅门口的伊丽莎恰好听到了一些。后来因为女主人的召唤她不得不匆匆离开，但她好像听见那个黑奴贩子说要买她的孩子——是不是她听错了呢？

“伊丽莎，好孩子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”天性和善的谢尔比太太一手把伊丽莎带大，向来对她十分宠爱。

“我刚才听到老爷和一个奴隶贩子的谈话。太太，你认为老爷会把我的哈利卖掉吗？”可怜的伊丽莎再也不敢往下想，倒在椅子上哭泣起来。

“傻孩子，那怎么可能呢！老爷从不和南方的那些奴隶贩子打交道，不是吗？他是不会卖掉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。而且你认为世界上的人都像你那样喜欢哈利，想把他买走吗？好啦，不要担心！”谢尔比太太满有把握地说。

她对丈夫目前经济上的困境一无所知，一心只相信丈夫平日的宽厚慈爱，同时因为忙着为出席晚宴做准备，她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“现在，来帮我把衣服扣好吧。”她快活地说，“再帮我梳一个漂亮的发髻，就是你前几天新学会的那种。打起精神来吧！以后可不要再到门口偷听别人谈话了。”

谢尔比太太的信心感染了伊丽莎。她一面暗笑自己的多心，一面灵巧地为女主人打扮起来。

二、年轻的夫妇

伊丽莎站在门廊上，望着谢尔比太太渐渐远去的马车，她的心也飞远了。邻近的庄园里，有她日夜思念的丈夫——乔治·哈里斯。

乔治是一个聪明俊秀的第一代混血儿。几年前，东家把他租借给一家麻袋厂做工人。由于生性灵巧、技术熟练，乔治被公认为厂里的第一把好手。他甚至还通过自学发明了一部苧麻洗涤机，充分显露了在机械方面的天才。但是这样一个惹人喜爱、前途无量的小伙子，在法律的名义下，却并不能算作一个人，他的所有美好品质反而被一个粗俗、专制的“主人”牢牢地控制在手中。当他听说乔治发明了洗麻机器并因此成为名人之后，这位主人便连忙骑马赶到工厂想一探究竟。在厂主的热情招待下，乔治伺候着自己的主人参观了整个工厂。由于一时高兴，乔治忍不住卖弄起了有关机器的一些知识。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，风度翩翩的样子使他的主人相形之下不免感到自惭形秽。

“一个奴隶凭什么在我面前指手画脚？”哈里斯先生恼火地想，他决定立刻改变这种情况，他要把乔治带回去，让他到田里去耕地。

当然，这个决定使厂主和工人们都感到很诧异。但不管他们怎么说，哈里斯就是不愿意改变心意。

这个突如其来的厄运使乔治一下子惊呆了。他紧咬着嘴唇，一股怒火腾地从胸中升起，血管中热血奔腾。这时，好心的工厂主碰了碰他的胳膊，轻声劝他：“不要来硬的，乔治，你先跟他回去，我们会想法帮助你的。”

他们的对话没有逃过哈里斯先生的眼睛。他依稀猜到了几分，于是更加下定决心，要好好管教这个不听话的黑奴。乔治甚至没有来得及和亲爱的妻子说上一句告别的话，就被带了回去。

乔治是在受雇于工厂时认识伊丽莎的。那是他人生中最开心的一段日子。他们的婚礼是在谢尔比先生家的大客厅里举行的，隆重而欢快。谢尔比太太亲自在新娘的秀发上插上白色香橙花，把她打扮得娇艳绝伦。戴着白手套的客人们都纷纷赞叹新娘的美丽，并为这对新人的幸福而举杯祝福。

婚后，这对年轻的夫妻经常有机会见面，日子过得美满快乐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他们接连丧失了两个孩子，这令伊丽莎非常伤心。但随着小哈利出生，伊丽莎的所有心思都转移到了这个小生命身上，渐渐走出了以往的伤痛。从那以后，她一直沉浸在幸福之中，直到乔治被狠心的主人野蛮地带回庄园。





好心的工厂主并没有失言。一两个星期之后，他估计哈里斯的火头已经过去了，于是便履行诺言去拜访了那位庄园主，想劝他让乔治回到工厂。

“你们那天的把戏我都知道。”哈里斯却仍旧十分固执地说，“请不要再费什么心思了，先生。乔治是我的奴隶，我想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。”

这番话彻底熄灭了乔治心中最后的希望，以后等待他的将是终身的劳作。他的主人给予他的还有痛苦不堪的折磨和侮辱，未来的日子要如何忍受呢？

正在伊丽莎出神的时候，背后忽然有人把手搭在了她的肩膀上。她回头一看，忍不住惊喜地叫出声来：“哦，真是你吗，乔治？你可吓了我一跳。我真是太高兴了！”她的脸上露出明媚的微笑，秀气的眼睛里也闪烁着光彩，“太太出门去了。去我那个小房间吧，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的。”

说着，他们走进了一间整洁的小屋。“乔治，你看看哈利又长高了，不是吗？”孩子这时倒显得十分羞涩，紧紧抓住母亲的长裙，从鬓发下偷偷地看着他的爸爸。“你看他多漂亮！”伊丽莎说着吻了孩子一下。

“我真希望自己没有出世，也没有生下这个孩子。”乔治痛苦地说。

伊丽莎又惊讶又害怕。她不禁把头靠在丈夫宽阔的肩膀上痛哭起来。“乔治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我们一直都很幸福啊，只是最近……”

“是啊，很幸福。”乔治把孩子抱到膝上，“伊丽莎，你是我所见过的最完美的女人。唉，可是有时我倒宁愿你从来没有认识我。你跟着我不会有好日子过的。我这辈子是那样苦命，虽然我总想有点作为，但到头来又有什么用呢？”

“亲爱的，我知道你不能在工厂做工，所以心里难受，你的东家又那么狠心，但你一定要忍耐啊……”

“难道我还不够忍耐吗？”乔治打断她的话，“我做得那么好，他却蛮不讲理地把我从厂里带走，我说过什么吗？我辛辛苦苦挣的钱也全都交给他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但他终究是你的主人啊。”

“主人？伊丽莎，我一直在想，究竟是谁赋予他权力让他做我的主人呢？他是人，我也是人，他凭什么要骑在我的头上——况且他还不如我。现在，他又凭什么让我为他做牛做马？他故意把最脏、最重、最下等的活派给我去做，我知道他想借此凌辱我。但看着吧，我绝不会就此屈服的！”

“啊，乔治，我以前从没听你说过这样的话！我知道你心中很愤怒，但为了我和哈利，你千万要忍耐啊。”

“我一直忍耐着，可是日子越来越难了。他一有机会就毫不留情地侮辱我、折磨我。”乔治恨恨地说，“昨天，他居然把我绑在树上，叫小少爷拿柳条狠狠地抽我。这口怨气，总有一天我一定要出！”说到这儿，乔治的脸色变得非常



阴沉，眼中跳跃着两簇愤怒的火焰。

他的这副模样吓坏了年轻的妻子，“哦，乔治！”伊丽莎颤抖着说道，“我总觉得一个好基督徒，是应该听主人话的。”她从未见过丈夫如此愤怒。面对丈夫的仇恨，她的伦理观念显得那样苍白。“乔治，你可千万别做出什么坏事来啊。要相信上帝，他会帮助我们的。”

“伊丽莎，你是个好基督徒，但我无法相信上帝。你要是知道我所受的全部痛苦，恐怕你也会觉得无法忍受的。上帝为什么对这些事不闻不问呢？”

“还有什么可怕的事吗？”

“昨天，老爷突然要我娶米娜，说否则就要把我卖到南方去。他口口声声说谢尔比庄园上的人都是些目中无人的家伙，骂我也跟你学得傲慢无礼了，因此禁止我再来找你，要我另外娶个老婆，在庄园上安家。”

“可我们已经结婚了。我们也像白人一样由牧师证婚的啊。”伊丽莎说。

“难道你不知道，这个国家的法律是不保障黑人婚姻的。如果他决心分开我们，我根本没办法留下你。而可怜的哈利，总有一天，这一切也会落到他头上的。”乔治痛苦地看了一眼在外嬉戏的孩子，“他是那样聪明漂亮！可是，孩子越是机灵、讨人喜欢，你的痛苦就会越深，你会因为他太值钱而失去他的。”

这话如同一记重拳狠狠地打在伊丽莎的心上，那个奴隶贩子的身影又浮现在了她的面前。伊丽莎犹豫着要不要告诉丈夫心里的担忧，但最后她还是忍住了。“不能再让可怜的乔治担心了！再说那也不一定会真的发生，太太是不会骗我的。”

“亲爱的伊丽莎，听我说！下一步我打算逃到加拿大去。今天老爷派我送封信给希姆斯先生，他家离这儿大概只有一英里左右。他知道我一定会到这儿来告诉你那个坏消息。所以，回去以后，我准备装出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，你懂我的用意吧？我已经做了些准备，大约一周以后，我就会失踪。伊丽莎，为我祈祷吧，也许慈悲的上帝会听到你的祷告。”

“哦，乔治……好吧，我知道你已经下定了决心要走，但求你，为了我千万要小心啊！愿上帝保佑你。”

“我会的，伊丽莎。”乔治握紧伊丽莎的双手，“再见了，亲爱的！”但他却没有迈出脚步。

他们就这样静静地拥抱着，默默地看着对方，仿佛要把彼此的样子永远刻在心底一般。他们是那样的难舍难分，但最后却还是不得不分别了。



三、汤姆小屋之夜

汤姆的小屋紧挨着“大宅子”(黑人往往喜欢这样称呼主人的屋子),是用圆木头盖的。屋前有个整齐的小菜园,在克洛大婶的精心栽培下,每年一到夏季,里面便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水果和蔬菜;菜园的一角则会竞相开出鲜艳的金盏花、牵牛花、茉莉花等。园子的前面是开满花的秋海棠和蔷薇,它们交织在一起,把那些粗糙的圆木头全给遮盖起来了。所有的这些都令克洛大婶感到喜悦和自豪。

小屋的女主人克洛大婶有一张黝黑发亮的圆脸,她的头上总是扎着一块整洁的格子布头巾,丰满的脸上挂着一丝满足又略含点自鸣得意的微笑。当然,作为附近公认的首席厨师,克洛大婶的这一点洋洋自得也完全是无可厚非的。可以说,克洛大婶浑身上下都透露着一种天生的厨师的气息。后院里的鸡、鸭和火鸡,一见她走近,没有不愁眉苦脸的。而她做的那些花式繁多的玉米饼,简直让经验不足的厨子觉得不可思议。

这会儿,“大宅子”里已经开过晚饭,克洛大婶正在自家小屋里忙碌着,估计又在琢磨什么“好吃的玩意儿”。我们就让她暂时沉浸于自己的快乐,先来仔细瞧一下她的小屋吧。

小屋的一角放着一张铺着洁白的床单的床。床前是一块相当大的地毯,这个角落就是他们的客厅。在屋子的另一角,有一张简陋得多的床,显然是日常用的。壁炉上方的墙上,是几幅《圣经》插图,旁边还挂着一幅华盛顿将军的肖像,画得并不太像。

屋角的长凳上坐着两个鬻发男孩,他们都有亮晶晶的黑眼睛和圆圆的脸蛋,此刻,他们正忙着教一个小娃娃学走路呢。

壁炉前摆放着一张桌子,桌腿略微有点不平稳,桌上铺着一张桌布,上面摆着图案精致的杯盘。一些其他的迹象表明晚饭就要开始了。桌子旁边坐着的是谢尔比先生最得力的仆人汤姆。他身材魁梧,胸脯宽阔,体格强壮,皮肤黝黑发亮,他的相貌是典型的非洲式的,严肃、稳重、能干,同时又流露出忠厚善良。一望即知,这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,但也非常谦逊、坦率。

这时他正在小心地、一笔一画地往面前的石板上抄写字母。十二岁的乔治少爷站在旁边指导着他。聪明灵活的小乔治正在充分享受当老师的威严。

“不是那样写法,汤姆叔叔。”看到汤姆把 g 的尾巴拐到了右边去,乔治着急地喊起来,“看,你那样写就成 q 了。”于是他挥起笔来。

“你瞧他写字时轻松的样子!”克洛大婶得意地赞美着乔治少爷,一面用叉





子叉了块腊肉给平底锅抹油，“白人做事情就是灵巧。”

“但是，克洛大婶，我现在肚子好饿，锅里的烙饼好了吗？”乔治说道。

“就快好了，乔治少爷。”她掀开锅盖朝里面看了一眼，“黄黄的，颜色刚刚好。烙饼嘛，还是得看我的！”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烤得平平整整的磅饼——足以媲美城里任何一家糕点店的上等品。

“乔治少爷，快把书挪开，我这就把香肠和烙饼端上来，坐下来准备吃吧。”

“汤米·林肯说，”乔治嘴里塞满了烙饼，含糊不清地说，“他家的詹妮厨师比你手艺高。”

“詹妮？”克洛大婶轻蔑地说，“她做做家常饭还行，但她哪会烹调高档食品啊！我看过詹妮为玛丽小姐做的婚礼喜饼。咳，为了可怜的詹妮，要是我做出那种喜饼来，我会一个礼拜都睡不着觉的！”

这当儿，乔治已经吃得再也撑不下一口了，他打了个饱嗝说：“嘿，摩西，彼得！你们也想吃，是吗？克洛大婶，再给他们烙几张饼吧。”

屋子一角那几个长着鬃发的小脑袋，看着小少爷吃饼的情形，早已口水直流了。这时，克洛大婶端着烙好的第二锅馅饼走了过来。她把小娃娃抱在腿上，不时往自己和娃娃的嘴里塞饼，同时把饼分给摩西和彼得吃。但他们似乎更喜欢一边在桌底打闹一边吃。

“你见过这样淘气的孩子吗？”克洛大婶笑着说，一面拿出一条旧毛巾，开始擦拭小家伙们脸上和手上的糖浆。擦干净后，便把小娃娃波莉放到汤姆怀中，自己忙着收拾锅碗瓢盆去了。

“她很神气，不是吗？”汤姆骄傲地对乔治说。他让娃娃骑在他的肩上，驮着她一起跳起舞来，乔治少爷则在旁边用手帕逗她玩。刚刚进屋的摩西和彼得也跟在妹妹后面像狗熊一样欢快地喊闹着。

“好了，不要闹了！”克洛大婶一面说着，一面从大木床下拉出一张小四轮床来，“摩西，彼得，快点上床，我们马上就要开始祷告了。”

“噢，妈妈，我们可不想睡，我们要看祷告会。”

“得了，克洛大婶，让他们看一会儿吧！”乔治帮腔道。

克洛大婶见有人说情，便把小床又推了进去：“好吧，这或许对他们有点好处。”

不多一会儿，小屋里就挤满了人：有八十岁的白发老者，也有十五六岁的姑娘小伙。他们闲谈着一些毫无恶意的新闻。有些邻近人家的仆人得到主人的允许，也赶来参加祷告会。大家随心所欲地聊了一会，接着，唱诗就开始了。这是人人都喜爱的一个节目，大家高声唱着一些热情奔放、精神振奋的圣诗。





有一支圣歌唱得最为热烈深情，歌词是这样的：

战死沙场，
战死沙场，
灵魂闪耀荣光。

黑人生来感情丰富，富于联想，偏爱生动的赞美诗和动人心弦的妙语。唱诗时，他们感情非常投入，或欢笑、或痛哭，仿佛自己已登上约旦河彼岸似的。和歌声交织在一起的，还有人们的相互劝诫以及对灵性的感受叙说。

祷告会的最后，乔治少爷应邀读了《启示录》的最后几章。

聪明的乔治从母亲那受到良好的宗教教育。他念《圣经》时态度严肃，音调清朗有力，还不时插上一些自己的解说。大家一致认为“乔治念得比一个牧师还要好”。

汤姆叔叔是这一带宗教事务的管理负责人。他道德高尚，注重灵性修养，胸襟和教养远超过他人，所以人们都把他当作牧师那样来尊敬。他讲道时措词简洁、态度诚恳；而且由于经常引用《圣经》的语言，他做的祷告更是感人，基督的教义仿佛已经渗透了他的灵魂，融化在他生命中一般。正如一个黑人说的：“汤姆的祈祷就如天堂的福音一样。”他的祈祷往往会激起人们对上帝的虔诚的敬爱。

而就在人们热闹地在汤姆叔叔的小屋里祷告的同时，谢尔比先生的客厅里，上演的却是另一场截然不同的戏。海利和谢尔比先生正坐在书桌旁。谢尔比先生双手微微有些颤抖地清点着几叠钞票，点完后，他把钞票递给海利。

“现在你可以在这契约上签字了。”海利把钱点了一遍以后，愉快地说。

谢尔比连忙拿过契约，匆匆地在上面签了字。接着，他把契约和钞票一股脑儿全推到海利面前，就像在做什么不愉快的事一样。

海利从一个旧提包里取出一张羊皮借据，瞟了一眼后，把它递给了谢尔比：“好啦，完事儿了！”

谢尔比先生深吸了口气，如释重负地说道：“完事儿了！”突然，他又想起什么似的说，“海利，你答应过我，在不清楚买主的身份前是不会卖掉汤姆的，我要你以名誉起誓。”

“不错，可你要知道，我也会有迫不得已的时候啊，”海利说，“但我会尽可能给他找个好主人的，放心吧。我向来不是个狠心的人。”

事已至此，谢尔比虽然并不太相信海利所谓的“人道主义”，但也只好无可





奈何地让他走了。

四、得知真相

深夜，谢尔比先生和太太回到卧室。像往常一样，睡觉前谢尔比先生习惯地坐在安乐椅上，翻看下午送来的信件。谢尔比太太则在梳理着伊丽莎白为她编的头发。这时，她想起之前和伊丽莎的谈话，便转身问丈夫：

“亚瑟，你今天请到家里来的那个没教养的家伙是谁啊？”

“他叫海利。”谢尔比先生眼睛盯着书，一面不安地转动了一下椅子，“以前我和他打过交道，我们之间有一些账要算。”

看着丈夫那尴尬的神色，谢尔比太太起了疑心：“他是做奴隶生意的吗？”

“亲爱的，你怎么会这样想呢？”谢尔比先生抬头问道。

“噢，傍晚，伊丽莎在帮我梳头的时候，心不在焉、哭哭啼啼，她说听见你和一个奴隶贩子在谈论买她的孩子。我说这怎么可能呢！是吧，亚瑟？”

“是啊，爱密丽，我原来也以为绝不会卖掉家里任何一个仆人的，”谢尔比先生说，“但我的生意亏了，我实在没有办法。很抱歉，爱密丽，我已经答应卖掉汤姆了。”

“什么！汤姆？那个善良、忠实，从小伺候你到大的汤姆？谢尔比，别忘了你还答应过要还他自由呢。你大概也想把可怜的小哈利给卖掉吧！”谢尔比太太又伤心又愤怒地说。

“好吧，确实如你猜到的，我也答应了要卖掉哈利。”

“我的上帝！但那么多人，你为什么偏偏要挑他们俩呢？”

“因为他们可以多卖点钱，就是这样。实话说吧，那家伙倒是想出高价买伊丽莎呢，但你愿意吗？”

“亚瑟，请允许我为这两个苦命的人求个情吧。我们可以过得节省一些。你知道，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努力想对这些可怜的黑人尽到一个基督徒的责任，关心他们、教导他们；而现在，如果我们就为了一点小小的私利，却把汤姆这样一个忠诚可靠的人卖掉的话，我以后还怎么面对他们啊？”谢尔比太太越说越难过，“我曾经教他们要懂得家庭的责任和义务，骨肉亲情要比一切金钱都珍贵得多。我还和伊丽莎谈到作为基督徒，母亲要照看好孩子，为他祈祷，抚养他长大。但现在仅仅为了几个钱，我们就要把孩子从她身边夺走，卖给一个道德败坏的人，她以后还怎么相信我？”

“我很难过，爱密丽，没想到这事让你这么伤心。”谢尔比先生说，“但是，爱密丽，我真的别无选择。如果不卖掉他们，我们就会失去现在所有的一切。海